



## 民俗采风

## 话说年画

康勤修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元日》诗，其中便有年画的影子。

早年每逢赶年集，母亲都会虔诚地买回家一张大年画，年画上面印着一个粉嘟嘟的胖娃娃，胖娃娃手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紧接着，母亲还会掏出用小手绢包裹着的皱皱巴巴的零钱，摸出几毛几分来，虔诚地请上一副威风凛凛的门神，过年的时候贴在大门上，让“门神”保护家宅安泰，保佑家人四季平安。“门神”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过去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无论是在城乡，人们常说“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那时每逢过年，即便是生活困难，人们也会买一张年画贴上，图个喜庆，也讨个吉利。

年画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最早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门神画，最早称“门画”，古书《荆楚岁

记》《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均有年画的记载。年画因为一年才更换一次，故称之为“年画”。

说起年画，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与唐太宗李世民生病，他在梦里常常听到鬼哭神嚎的声音，以至于让他夜不成眠。这时，他的两员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日夜全身披挂地站在他就寝的宫门两侧，为他站岗放哨，宫中自此平安无事。后来，李世民为感念二位大将的辛劳，命画工将他们俩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称之为“门神”，并流传至今。

在我国，历来对年画有着多种多样的称呼。譬如，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清代文人李光庭在文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而定名。

历史上的年画，内容大多取材于历史小说、传奇故事、民俗生活、耕织情境或时事新闻，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宋代的《四美图》，被人们视为年画的始祖。明清时期，我国的木版年画迎来了鼎盛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杨家埠年画、武强年画、桃花坞年画和佛山年画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年画曾以形象代替文字，雅俗共赏，给识字不多的妇女儿童、劳苦大众起到了普及知识的教育作用。如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挂角读书》、苏州桃花坞的《耕织图》、河南开封的《文王访贤》等等，使人们在无声中汲取了内容的“善”与形式的“美”。

过去，尤其是在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慢生活”年代里，一张张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年画，恰恰成为了一种既“美”又“厚”的表达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如今，我国传统的年文化正逐渐走出国门，可以预见，像杨家埠年画、杨柳青年画等标志性的春节文化符号，必将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焕发出新的生机。

## 春联记事

张凤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热闹的年味不仅是吃吃喝喝，不仅是鞭炮声声，更有乡亲们挨挨挤挤地在我家门口求对联的场景。那时候村里的读书人很少，我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高中生，于是给村人写春联的美差就落到了两个叔叔的头上。那时候，他们给村人写春联都是免费的，有时候还要自己提供红纸。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一到，乡亲们就走上前来，求两个叔叔写春联。为了招待客人，奶奶准备好茶水，妈妈准备好糖块。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七里八乡的人都来我家，就连一些识字的学生也来和叔叔们一起切磋写对联的技艺。一时间，我家的

小院甚是热闹。二叔和三叔一起组词造句，现场发挥聪明才智，写的对联不落俗套，诗意盎然，乡亲们都很喜欢。有时候三叔还会根据农历年来编词，比如“马蹄驰骋催枯木；羊角扶摇迎巨鹏”或者“马辞留吉兆；羊到送祥光”，横批都是“羊年迎春”。这样的对联格外受人欢迎。我就记得三叔有个对联写了十几副，横批是“三阳开泰”，对联是“喜看神州春灿烂；欣逢盛世舞蹁跹”。

那时候我读小学，是寒假回家过年的。于是，我拿一个小本子，将叔叔们现编现写的春联记下来，一边笔记，一边背诵，叔叔们创作一天下来，我的学习收获也不小

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精美的楹联还在我的记忆里发光。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看着村里人拿着两个叔叔创作并书写的春联满意地离开我家，我的心里非常自豪，叔叔们也是又疲劳又高兴。他们感觉能够为乡亲们做点事，是幸福的，说明书没有白读。

等我进入了老年，也慢慢喜欢上了楹联，开始搜集名家写的楹联。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楹联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受律诗的影响，非常讲究对仗、平仄和蕴意，是诗歌中的精品之作，又称为“诗中诗”。时至今日，贴春联这种传统民俗已传承了上千年，我们应该留住这种美好的习俗。

## 年画迎春

王兆贵

在我老家龙口，初一这天，给家族和近邻的长辈拜过了年，接下来有个民间风俗就是看新媳妇。我年纪小，对看新媳妇这件事本身并不在意，更喜欢浏览洞房里悬挂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年画。平常人家过年，添个两幅新年画喜庆一些就可以了，新媳妇家挂的年画相对多一些，而且都是流行的、簇新的。站在炕沿边看不清楚，就爬上炕去，一幅一幅地看个仔细。

连年有余、花开富贵、榴开百子之类的吉祥年画自然少不了，牛郎织女、天仙配之类戏文年画

看得多了，往往一带而过，更为留意的是那些普通人家看不到的年画。例如，《追鱼》《张羽煮海》《劈山救母》《庵堂相会》《柳毅传书》《秋翁遇仙记》等，因为这些年画的背后，都是一幕幕神奇的民间故事。年画所能提供的只是典型画面和梗概，长大后读书方知其详：《柳毅传书》出自唐代传奇；《秋翁遇仙记》出自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如此等等。这些美妙动人的掌故，承载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些还被拍成了电影。

年画的体例，基本上都是版画和工笔画，也有水墨，大多色彩鲜艳、吉祥喜庆、生动有趣。后来得知，天津的杨柳青、胶东的潍县、河北的武强、山西的临汾、苏州的桃花坞年画比较有名，儿时看的那些年画，是不是从这些地方传过来的，就不得而知了。那时少不更事，喜欢热闹与掌故，对年画的象征意义并不了解。其实，年画传达出来的是祥和的景和春天的气息。正像昆曲吟咏的那样“俺这里一桩桩写下丹青，似一幅梅花春兴”。

## 书记拜年

王锦远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觉间，我尊敬的李德沂书记已离世多年。斯人已逝，可是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其高风亮节仍皎皎如昨。

1986年春节前的十几天，我正式调入莱山镇党委，成为李德沂书记麾下的一“兵”。几天后，我便进入了角色，与镇党委、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代表全镇人民慰问了莱山军用机场场站的子弟兵。又过了七八天——腊月二十五，一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上午，场站的几位领导，率领一干人等前来镇机关回访。在来访的同时，他们还随身带来一些烟酒糖茶等年货，以表心意。当时，镇机关干部大都已放假回家，只有李书记和党委、政府等班子成员以及办公室几位同志还在坚守岗位。见了送上门来的各色年货，有的人便心有所动。可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下午，李书记便安排办公室的同志，将场站领导送来的年货全数送到了镇敬老院。彼时的我，也有几分失落，但一个高大光辉的形象却在心中悄然升起。

一年半后，李书记调离莱山镇，晋升为牟平区纪委书记，几年后又调任烟台市纪委副书记。又过了几年，1998年李书记主动让贤，自主提前退休。退休后的他，相继被牟平区委、区政府聘任为风云林场管理区主任和牟平区杨子荣纪念馆筹建处顾问。工作期间，有关部门为了奖励他出色的工作成效，拟给他发放薪酬，皆被他婉言谢绝。

自李书记退休后，我与同事、原莱山镇政府的刘海波副镇长相互约定，每年正月初五，一起给李书记拜个年，借此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2013年正月初五，寒风凛冽，雪花飞舞，我与刘副镇长相约，于上午9时许来到了李书记位于牟平城区西关村的家中。然而，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李书记人却不在。他的老伴姜阿姨告知，李书记一大早就急匆匆骑上自行车，去了杨子荣纪念馆的工地，走时还将家中过年的食品拾掇了一大包，又带上事先煮好了的四五十个鸡蛋，一起带到了工地。我们在李书记家中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一身雪花、满脸寒霜的李书记骑车归来。

经交谈才知，为了保证杨子荣纪念馆在清明节前按时开放，李书记在年前就与工人们约定，大年初五就开工，挖坑植树，整理道路。由于食堂尚未开灶，为了保证工人饮食，每天他都家中过节食品拿出来，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雪，跋涉十多华里到工地送给工人。我俩开始有些不解，李书记笑呵呵地说：“比起工人来，我这几个饽饽算得了什么？”

2014年正月初五，我与刘副镇长依约又来到李书记家中给他拜年。却发现他家院门紧闭。正疑惑间，从西边走来一位邻居，经询问得知，李书记因劳累过度患病，已于十天前住进了区人民医院。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只见病床上的李书记已是面容枯槁、脸颊凹陷、气息微弱。昔日那个英姿勃发、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李书记不见了。望着病榻上已被病魔折磨得瘦弱不堪、判若两人的李书记，我们强忍着泪水，始终未能将“过年好”三个字喊出口来。

过了良久，李书记才费力地睁开了眼睛，当看到我们二人也站在床边时，颇有些意外，稍后他的嘴角便微微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他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来意。随后，他又朝着我们使劲地动了动嘴唇，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中，我们分明听到了“过年好”这句响亮的问候。听着他这句饱含热情的问候，我与刘副镇长不由连连点头，一时间百感交集，克制着不让泪水落下。

四天后，噩耗传来，李德沂书记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和无限眷恋的世界。

2025年春节伴随着空中漫舞的雪花而来，正月初五这天，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十多年前，李书记躺在病榻上发出的那句无声而又响亮的问候“过年好！”